

ZHOUSHAN EVENING NEWS 舟山晚报 新区教育 周刊
2026年11月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杨玉莹 版式设计 姚洁琼

拂尘护文脉，微光守古城

定海一中高一(1)班
学生记者 方伊朵(证号C15128)

晨光漫过定海古城的飞檐，落在青石板与石桥的纹理之上。浮尘静覆于石栏老墙，掩去砖瓦沉淀的岁月故事。一个周末的上午，妈妈们带着我们几个孩子，志愿参与“古城掸尘”活动。我们带上抹布与水桶，共赴古城中心，欲拂去砖石表层尘埃，触摸这片土地独有的温度。

我们首至解放西路边最具烟火气的南珍桥。它紧靠南珍菜场，始建于元代，是定海古城南门外出入的重要通道。桥面较长，我们人员分布于石桥两侧，分配不同的区域擦拭桥面。我们或俯身，或蹲坐，一点点拭去石雕桥面与栏杆上的灰尘，不一会儿，清灰色石桥更加明亮。桥畔行人络绎不绝，路过的行人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。

接着，我们来到人民中路的状元桥畔，化身成了“小小文化守护者”。大家分工合作，有的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桥边那面巨大的石雕影壁，让上面栩栩如生的人物重新焕发光彩；有的则伏于桥面，细细地擦拭着雕花石栏；有的则围在《状元桥碑记》前，认真地擦去石碑缝隙里的灰尘，生怕漏掉一个字。透过玻璃俯瞰状元桥遗址时，大家更是屏气凝神，动作轻柔。看着同学们忙碌又专注的背影，这座小小的石桥仿佛也因为我们的呵护，而变得更加温暖生动了。

最后，我们往东行至奎光阁下的砚池桥。它位于鳌山脚下丰阜门里“文房四宝园”内，与文笔峰、墨井和奎光阁遥相呼应。这里的景色更加优美，整个小山丘就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卷，其间透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和墨香气，让人心旷神怡。我们行至砚池桥边，拿着洗净的抹布，小心擦拭着，一边欣赏这些精巧纹饰，感叹匠人们的巧夺天工。白日里，我们躬身劳作，以汗水洗涤砖墙石栏；待到暮色将近，奎光阁内和周围的灯火纷纷亮起，与塔下的商铺、游人、民俗展演相映成趣，古塔融入烟火人间，古城焕发出蓬勃的生机。

忙活了一上午，三座古桥被我们擦拭得焕然一新。那一刻，我豁然懂得：我们拭去的，是砖石之上肉眼可见的尘埃；而我们邂逅的，是深埋于定海砖瓦之间、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——崇文重教的文气、耕读积善的家风、全民海防的血性和方言烟火的海岛生活。古城文脉从来不是古籍里冰冷的文字，它藏在石桥肌理，融在市井烟火，在一代代人的守护中延续。拂尘的行动虽短，但与古城文脉的相遇，提醒我以微光守护古城风采，以奉献传承祖国文脉。

金秋，我心中的一首诗

定海二中八(10)班
学生记者 徐子然(证号C15041)

这个秋天，我总会想起那场失败的演讲。四时轮转，风物有序，夏日的喧闹渐渐远去，金秋携着澄澈与沉静缓缓走来。很多人喜爱金秋，是因为硕果满枝、热闹喜人，而我眼里的秋天，藏着褪去浮华、默默积蓄力量的深意。这个金秋于我而言，不是清闲的休憩，而是在金秋里沉下心，于无声处慢慢积淀、慢慢成长。

曾经，一次失利久久压在我的心头。那是一场我筹备了很久的演讲比赛，我付出了许多时间反复练习，满心期待能站上舞台好好展现自己。可真正上台时，紧张裹挟了我。话筒递到手里，掌心全是汗，台下第一排有人抬头看我，我准备好的第一句突然断了线。这场比赛草草收场，长久的努力仿佛落空。失落和不甘涌上心头，我忍不住怀疑坚持的意义，陷入自我否定。

小姨看出我的低落，便带我去茶人谷散心。秋日的茶人谷天朗气清，云淡风轻。我原先以为秋天只剩萧条枯黄，可眼前的秋景，像一首温柔的诗，字字动人。

晚风轻轻拂过田野，道路两旁枫叶舒展，满眼是温暖的金红。稻禾褪去盛夏浓烈的翠绿，慢慢染上金黄，谷穗饱满，沉沉地垂着，压弯了稻杆。它们在秋风里轻轻摇晃，没有夏日草木张扬的鲜亮，却多了一份成熟厚重。远山清朗，晚霞柔和，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稻香。安宁的秋景，慢慢抚平了我内心的焦躁，纷乱的心绪渐渐平静下来。

小姨和我一起蹲在田埂上，伴着稻香轻声对我说：“你看这稻穗，灌浆的时候不声不响，饱满了才肯低头。秋天不是不长了，是把劲儿往里头使。”

我站在田间，心里一下子豁然开朗。金秋这首诗，没有喧闹激昂的词句，它藏在一草一木之间，安静等候时光。草木收敛锋芒，万物归于沉静，金秋无言，自成诗篇，赠予我从容平和的力量。

回头再看那场遗憾的比赛，一次落败，从来不能全盘否定我的努力。那些独自练习的日夜，早已悄悄让我收获成长。风物因为沉淀才能饱满丰盈，人生因为积淀才能稳步前行。

我愿学着金秋的模样，不骄不躁，不慌不忙，沉下心扎根，把那些未长成的力量悄悄灌进自己的穗里，等它沉下来，再垂向大地。

走着，走着，花就开了

定海二中八(9)班
学生记者 张楚清(证号C15038)

去年参加英语演讲比赛时，我总觉得，这条铺满星辰的路，走起来格外艰难。

我选的演讲主题是《舟山的海》。起初，我以为只要用AI写一篇像样的稿子，多读几遍就可以。可真正动手才发现，难题接踵而至：AI写出来的文字生硬刻板，缺少真情；演讲需要自然饱满的情绪，不能照本宣科。放学后修改稿子、反复练习到深夜，成了常态。好几次，万家灯火渐渐熄灭，我才猛然想起自己还没有吃晚饭。攥着皱巴巴的零钱下楼买面，深秋的晚风裹着桂花，香气钻进鼻腔，甜得鼻尖发酸。我不知道自己付出这么多，能不能换来一个满意的结果。

最让我受挫的，是老师的点评。熬了三个通宵打磨的演讲稿，配上练习视频交上去，等来的却是一针见血的评价。几个星期的努力，仿佛一下子化为泡影。窗外晚风拂过，桂花在枝头静静摇曳，皎洁的月光落在花瓣上，添了几分温柔，也藏着几分怅然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把自己埋在书房里。指尖摩挲着稿子上密密麻麻的字句，一遍又一遍修改、背诵。纸页被反复翻动，边缘卷起褶皱。无数个深夜，我也曾想过放弃，可每当看见稿纸上标注的陌生单词，心底的斗志又重新燃起。我拿起笔，写下新的句子。课余，我追着同学请教发音；放学之后，独自对着单词表逐词核对。笔尖在纸上落下，留下淡淡的墨迹。练习久了，喉咙干涩，嘴唇微微发疼。直到第五遍录制，我流畅地站在镜头前，从容地讲完演讲。这次，我收获了老师的表扬。窗外，桂花轻轻摇晃，好像也在为我喝彩。

比赛那天，我站在舞台上，从容开口。望着台下温暖的笑脸，那些熬过的夜晚一下子涌上心头。曾经堆积如山的稿子、一遍遍修改的痕迹，都没有白费。金黄的桂花在记忆里静静绽放，在灯光下泛着柔光，清甜的香气扑面而来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已经走过这条布满荆棘的长路。那些刺早已消散，前路之上，盛放着属于我的鲜花。

磨掉浮躁，磨出沉静

定海二中九(12)班
学生记者 周洛卉(证号C15106)

祖父第一次说我“浮躁”时，我正十二岁。那时我以为，练字练的是风骨，是“青年狂放不羁”的张扬。直到墨色浸透三载春秋，我才读懂他摇头时眼里的深意——原来努力不是向外索取锋芒，而是向内磨掉棱角。

盛夏蝉鸣聒噪，我握着笔腕发抖。那时我刚获市书法赛银奖，自觉“不羁”二字已得瘦金体真传——锋芒毕露，横竖如刀。祖父却让我磨墨。我注水如飞瀑，持墨如奔马，墨汁四溅，一圈圈涟漪里全是我的焦躁。“你还是太浮躁了。”他按住我的手，“磨墨要慢，慢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”我默然。那晚月光淌过窗台，我第一次看清：所谓“不羁”，不过是怯懦的伪装——我怕慢下来，怕承认自己的浅薄。

深秋稻香沉甸，我开始真正慢下来。中指厚茧被磨平又新生，像时光轮回的印记。我不再急于提笔，而是先看墨在清水中化开——由浓到淡，由急到缓，恰如懈怠被一点点洗去。从前练字半小时便找借口休息，如今竟能在案前坐定半日。祖父再教我“沉静”二字，笔随人心，墨随笔动，我发现手腕稳了，心也稳了。原来失掉了懈怠，时间反而变得丰盈。

深冬落雪，我临《兰亭序》第七遍。窗外梧桐枯枝映雪，案上墨香氤氲。忽然发现，曾经写“之”字必颤抖的笔法，如今竟能一气呵成；曾经面对长卷就畏难，如今懂得“字怕练，马怕骑”的真谛。失掉了无知，不是全知全能，而是承认不足后仍肯下工夫。

四季轮回，墨色斑驳了袖口，也斑驳了那个急功近利的自己。

如今再提笔，“不羁”仍在，却不再是虚张声势的锋芒。我终于敢慢、敢静、敢承认——努力三年，我确实没有获得什么金奖殊荣，但我失掉了浮躁时的大言不惭，失掉了懈怠时的自我安慰，失掉了怯懦时的逃避借口，失掉了无知时的盲目自大。

墨色满襟，清风明月不必如我。因为我已不是我，却又更是我。

这里风景独好

南海初中学校七(5)班
学生记者 方艺臻(证号B1117)

步入初中，学习压力倍增，坐在桌前，借着窗户的反光，我看见疲惫憔悴的自己。

于是，随手翻开那本泛黄的摘抄本，试图在文字里寻一份慰藉，目光落在那句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上，墨香伴着窗外的风，带我走进苏轼的天地。

斜风细雨之中，他拄着竹杖，脚踩芒鞋，走在泥泞路上，全然不在意，仰面迎雨，神色从容，眼角含着笑意，眼底藏着旷达。“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他缓缓低吟。我心生疑惑：明明风雨在侧，他何以这般平静？他仿佛读懂了我的困惑，淡然一笑：人生有喜亦有忧，风雨终会过去。我这一生起落浮沉，历尽坎坷，归来，依然保有本心。

风未停，雨未歇，我的思绪随他远行。翻过一页，一行字映入眼帘：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在黄州挥笔作赋，在惠州为民修桥，在儋州开坛讲学。

世人眼中的低谷，恰恰铸就了他精神的高峰。和他相比，一次考试失利又何足挂齿？低谷从不是终点，而是沉淀自我、破茧蜕变的起点。苏轼用一生告诉我：真正的成长，常常发生在无人喝彩之时。

合上摘抄本，窗外风仍在吹，雨仍在下，可我的内心，早已不再荒芜。

这里风景独好。他不曾走到我的眼前，却以文字照亮我前行的漫漫长路；他远在千年之前，却以通透的灵魂，解开我青春路上的迷茫。这场跨越千年的相逢让我懂得：人生真正的晴朗，从不是一路无风无雨，而是纵使风雨扑面，心中自有光亮。